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山 先 生 真 文 忠 公 文 集

(五)

真 德 秀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山西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五)

真德秀撰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T 00160

類號

~~# 812.51/4022~~
~~# 810.824/4022~~

空軍



登錄號

456

類號

083.12 / 4022



815.71 / 1005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三

翰林詞草

勅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合夏藥勅書

勅大性。朕遠處穆清。軫懷炎赫。睠言侍從之老。方劇藩垣之勞。錫以珍良。助其節適。尙廣蠲痾之澤。亟蘇苦熱之民。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松銀合夏藥勅書

勅李貴等。朕身居廣廈。心念和門。屬茲爍石之時。嗟我擐金之士。其放藥餌。以滌敲煩。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勅書

勅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成曆紀。倣周人之頒朔。遠暨藩方。眷乃忠純。爲予屏翰。念將更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侯度。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勅書

勅黃度。卿以貽背之年。任麟符之寄。勞於王事。念在朕心。屬當嚴沍之辰。慮爽寢興之節。宜須名劑。以輔冲和。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統制劉元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汝霖副都統制呂春李好古盧彥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樾銀合夏藥勅書

勅王喜等。朕推夏王扇暍之心。陋唐室生涼之賦。其於兆姓。尙欲被之清風。矧我將臣。可不念其瘴暑。賜爾西山之劑。彰予南面之仁。

吊祭安南國王勅書

勅安南國王嗣子李昊。維乃先王。世守藩服。恭勤匪懈。貢獻以時。三紀于今。始終一德。奄茲訃告。良惻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罔極。尙其節抑。式迓寵光。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昊嘉定十年曆日勅書

勅朕在舜璣衡。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暨于出日之邦。式睠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襲。宜新曆之首須。往服寵光。益虔屏衛。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冊文

伏以。皇矣有宋。受命溥將。仙源肇開。自我道祖。發祥儲慶。敷遺後人。粵惟眇沖。獲典邦祀。迎日之至。將見于郊。德馨未聞。奚自詔假。聖靈如在。尙克相之。俾臻厥成。以介景福。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太廟祖宗帝后冊文

伏以。維我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畀後人。顧循菲涼。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于郊。率循舊章。先饗

宗廟於赫列聖威靈在天。尙其相之。俾迄熙事。膺受多福。垂休無疆。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册文

伏以。皇皇后帝。照臨萬方。厥棐惟忱。厥輔惟德。臣以寡昧。獲承宗祧。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之義。其敢弗虔。翼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私於眇躬。惟民之安。斯國之慶。

圓壇祭饗皇地祇册文

伏以。至哉坤元。與天同大。是生百物。以育兆民。比年以來。農扈告稔。媪神錫羨。寢濟登茲。願惟菲涼。其曷以報。敬迪彝典。合祛于郊。兢兢一心。庶克昭事。尙祈純佑。以固邦基。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册文

伏以。昔在周室。禮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維我藝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于古。肆惟冲眇。嗣守慶基。創業之艱。敢忘厥自。茲率舊典。升侑于郊。威靈赫然。尙克顧饗。

圓壇祭饗太宗配饗册文

伏以。煌煌寶命。太祖受之。赫赫慶圖。太宗成之。二后在天。如周文武。眇末小子。獲承丕基。推迹本元。其敢不恪。屬茲親祀。並侑是崇。尙其顧歆。克昌厥後。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伏以。事天事地。夙罄精忱。時雨時暘。未臻休應。念茲蠶月。重以麥秋。詎意浹旬之間。偶遭霖潦之變。三盆

將獻。恐妨就簇之工。五穀最先。懼失食新之望。況連歲旱荒之相踵。而四方愁歎之未紓。重罹此災。一至斯極。皇矣上帝。本溥博以好生。今此下民。將困窮而阡死。願回慈愍。亟掃陰霾。庶寬寒餒之憂。少追菲涼之責。無任懇禱之至。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清臺占象。陽曜有虧。惟德不明。天降厥咎。惕然祇懼。不敢康寧。神其相之。亟復常度。

祭謝祝文

太史有言。陽曜當虧。陰雲蔽之。象弗下著。尙虞四方。或睹茲異。不忘祇懼。冀格神休。

求晴設醮青詞

穡事方興。咸切豐年之願。梅霖不已。復罹積潦之災。慨念平疇。卷爲巨浸。霑體塗足。二時殫種蒔之功。疾首痛心。一旦墮渺茫之境。惟德弗類。上干至和。彼民何辜。使就死地。願收陰沴。亟渙陽明。庶幾高印之獲全。尙或有無之相補。於神特噓及之易。而民免溝壑之憂。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祈晴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等

旱蝗連歲。民力已殫。霖潦彌旬。田功將廢。顧眇躬之不德。嗟有衆之何辜。亟控精忱。願祈休應。掃除陰沴。煥赫陽明。庶寬暑雨之咨。迄底豐年之慶。

又

首夏以來。常陰爲沴。昔旣妨於蠶麥。今復害於桑盛。載循菲涼。尤重兢惕。冀蒼穹之垂憫。俾白日之顯行。

免貽穡事之憂。少慰農人之望。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等

比以積陰干陽。淫雨為沴。田疇告病。閭巷興嗟。祇露丹衷。懇祈鴻覆。大明有赫。宿潦頓收。仰繫善應之仁。獲濟倒垂之急。敬伸報謝。庸表精忱。終祈大造之曲成。庶或豐年之有望。

宗廟祝文同前。詞內仰繫善應之仁。獲濟倒垂。改作聖靈在天。休應如響。

報恩天慶觀青詞

伏以霖滂為災。粢盛告病。亟據丹悃。虔扣蒼穹。曦馭上騰。陰霾盡掃。少慰羣元之望。仰繫大造之仁。用控精誠。少伸報謝。尚終祈於覆育。庶迄底於登成。

茅山崇禧觀啟建瑞慶聖節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保右自天。方洪圖之不衍。誕彌厥月。屬初度之載臨。睠句由之名山。崇列真之邃宇。肅陳菲薦。祇按靈文。伏願精意默孚。飄游來格。斂時五福。敢專鄉於眇躬。綏厥兆民。冀同躋於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十月為良。屬臨載育。九天雖遠。不越棐忱。用憑金籙之秘文。仰扣玉虛之真境。所期寰宇。皆為堯舜之民。敢曰眇躬。獨冀僑松之壽。

太陽交蝕祭告祝文

伏以季冬之吉日。有食之願。惟不德。致此大異。側食祇懼。靡敢康寧。神其相之。迄復常度。尚饗。

祭謝祝文

伏以。以人占天。日日當食。陰雲布濩。景曜靡虧。尙虞四方。或睹茲變。側躬祇栗。冀格神休。尙饗。

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聖節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載震載夙。聿臨彌月之期。來下來崇。冀獲上天之祐。緬惟福壤。近在陪都。肆命羽流。就嚴寶供。恭願精忱孚達。景貺遄臻。偃伯靈臺。包五兵而不試。卜年邾駟。綿萬世以無疆。

滿散朱表

伏以。寶鑑絲囊。紀佳辰於誕序。瓊章藻笈。敷妙韻於殊庭。旣勝會之崇成。諒靈釐之畢集。斂時五福。豈涼菲之敢專。延及羣生。冀洪纖之各遂。

太一宮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內中後殿設醮青詞

伏以。皇風丕洽。五星連珠。緯之光。帝治質隆。七政順璿。璣之度。苟踐履有毫釐之媿。斯災祥甚影響之隨。臣猥以眇躬。早膺休命。雖陟降不忘於對越。而精神或昧於感通。比覽日官命言。屢陳乾象之異。火行壘壁。歲犯明堂。顧譴告之相仍。皆菲涼之所召。夙宵自警。震懼靡遑。是用涓日陳儀。洗心歸命。冀鑒臨之赫赫。消禍變於冥冥。宋有善言。星期必退。齊無穢德。彗或可穰。庶憑悔艾之誠。亟底和平之福。

修整攢宮殿宇圍墻補種窠木奏告昭慈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伏念。東望禹會。春雲藹然。顧詹山陵。漕焉出涕。松檟是植。棟宇是修。用嚴孝思。敢不昭告。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慨望寢園。追懷后德。以時種植。併飭繕修。諏日既良。不可不告。

郊祀大禮畢奏謝昊天玉皇上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伏以。候氣黃宮。展誠紫時。顧惟涼德。深虞昭格之難。幸迄盛儀。獲覩熙成之慶。仰惟大造。實鑒菲衷。敬演冲科。用伸虔謝。

奏謝諸帝后表詞

伏以。穆卜新陽。恪修元祀。既迄燎薰之禮。遂敷曠蕩之恩。幸賴鴻休。獲成熙事。稽彝章而昭告。冀靈鑒之具孚。

郊祀大禮畢祭謝南嶽東海南海南海南瀆祝文

迺者日南至。親祀于郊。兢兢焉懼弗克任。葳事之夕。神光煥然。嘉應鑿答。維喬嶽之靈。實陰相之。俾臻于有成。其曷敢忘報。

南鎮會稽山祝文

維南有山。實曰會稽。巨屏屹然。爲國之鎮。屬茲親祀。密藉靈休。迄臻厥成。其敢忘報。

攢宮修換殿宇補種窠木奏告昭慈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伏以。鼎湖弓劍。莫留龍去之蹤。禹會山川。猶記象耕之迹。屬臨春序。追愴僊游。加葺棟楹。增培松楨。式寓孝思之篤。用伸昭告之虔。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陽春將半。朝露旣濡。緬瞻禹會之名山。追愴長孫之賢佐。增修園寢。用妥神靈。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青詞

伏以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于下。斯整陰陽之和。迺者春夏以來。雨暘弗節。行都地震。駭變異之非常。近甸水災。痛生靈之何辜。靜言咎證。實儆眇躬。旣克己以勵省修之誠。且多方以行寬卹之令。庶盡弭災之實。嘿回眷命之祥。更演冲科。冀垂景貺。五風十雨。長銷乾溢之虞。四海九州。共洽豐穰之樂。控忱以禱。得請是期。無任虔禱之至。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節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五百年王者之興。自慚匪德。三十六洞天。之勝無越茲山。就葳醮筵。肅迎仙馭。庶精誠之易徹。致景貺之遄臻。敢冀眇躬。獨超廣成子之壽。願令率土。悉陶華胥民之風。

朱表

伏以以誕序載臨。醮儀告備。敢據忱願。洊扣高靈。風雨和時。屢獲茨梁之慶。江淮清晏。永無烽燧之驚。

進呈中興經武要略安奉青詞

伏以於惟高皇。再造我宋。赫赫業業。媿宣王立武之規。赳赳明明。邁世祖沈幾之略。久編摩於宥府。將登奉於寶儲。載考舊章。宜伸昭告。

中殿祝文

伏以炎正中微。寓內糜沸。維我高廟。紹開中興。雄斷廟謨。具在方冊。肆嚴纂錄。以示後人。將登寶儲。是用

昭告。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聖節設醮青詞

伏以。初度載臨。敢詫虹流之瑞。名山在望。夙標鶴集之祥。卽金堂玉室之勝區。按藁笈瓊章之祕錄。庶幾丹悃獲徹蒼旻。願俾黎元重見燧人之治。豈云菲質獨齊少廣之年。

朱表

伏以。念言良月。實屆誕辰。爰卽金峯。載陳寶醮。願與元元之衆。同饗升平。敢云眇眇之躬。獨私眉壽。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庚午仍重午。離明正繼明。炎圖千萬歲。從此愈光亨。

又

玉帛交鄰後。清陰滿塞榆。苞桑存至戒。猶佩辟兵符。

又

有意甦民瘼。無心玩物華。祇求三歲艾。休進五時花。

七言三首

國家圖書館



004758697

當宁求賢軫慮長。每因佳節憶沉湘。不須五色紉成線。自有忠言補舜裳。

又

延英晝永汗霑衣。正是君王訪問時。應笑開元恣驕樂。粉團爭射學兒嬉。

又

聖心日日望豐年。清曉鑪熏撤九天。二麥登場蠶着繭。平疇新綠又連阡。

皇后閣五首

五言二首

仙木浮瓊醴。香菰簇寶槃。漢宮三十六。爭奉聖人歡。

又

槐影綠成圍。腰輿繭館歸。我躬惟服澣。先織袞龍衣。

七言三首

披香殿裏繡筵開。九節菖蒲七寶杯。應念臣勞如卷耳。欲將厚意酌金罍。

又

愛民一念徹淵泉。內府時時出禁錢。只此自添無量壽。何須彩索頌長年。

又

珠箔輕明暑氣微。靜披圖史監前徽。堪嗤唐室耽遊燕。謾借裙襦作妓衣。

皇太子宮五首

五言二首

彩索金爲縷。香秬玉作團。從今逢午節。歲歲奉親歡。

又

銀榜青宮裏。天風五月秋。應憐耦耕者。曝背向農疇。

七言三首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羃羃布庭除。只將底事銷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
東宮雅好大學中庸。命衛漕黃顯謨書之。

又

居仁堂上薰風滿。閒把騷章子細看。令節豈徒供黍棟。巧言端欲戒椒蘭。

又

焜煌八字彩毫書。鐵畫銀鈎炤坐隅。心正自能祛百厲。辟邪安用道家符。
東宮嘗大書八字。分榜于截書

之室。詹事戴大蓬。嘗以語館閣同舍。故此詞及之。

春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二首

寶扇彩雲開。宮粧襯玉梅。共持千歲柏。爭獻萬年杯。

寶字泥金帖工夫剪刻御犯名。四時俱百順。可但慶宜春。

又
七言三首

曉來寬大詔初頒。物物咸霑雨露恩。共仰生成歸帝力。誰知輔佐屬坤元。

又

笙歌北院連南院。景物新年勝舊年。梅柳也知天意好。十分粧點鬪春妍。

又

御沼春融冰半澌。偶觀流荇已參差。因時有感關雎詠。寤寐難忘窈窕思。

端午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二首

翠浪兩岐麥。冰絲八繭蠶。今年收倍好。歌頌滿周南。

又

日永坤寧殿。時將萬卷看。從容聊灑翰。寶扇舞龍鸞。

七言三首

紅榴紫槿映池臺。玳席還當水殿開。借問天顏何大喜。皇儲親奉萬年杯。

又

水晶簾捲午風輕。萬壑清寒凌室冰。閒奏薰絃思解慍。肯教人世獨炎蒸。

又

繞過端辰又誕辰。天家風物鎮長新。六宮競獻長生縷。一縷應期一萬春。

春貼子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嘉定無疆曆。纔開第五春。金穰端有兆。太歲恰居申。

又

新歲朝元使。龍荒萬里來。至仁天廣大。朔漠亦春臺。

又

雉扇開金殿。雲韶奏紫庭。天顏知有喜。班首是前星。

七言三首

萬宇新歌大有年。又看瑞雪粲瓊田。太平和氣隨春轉。斗米從今三四錢。

又

東風昨夜入簾帷。便覺深宮漏影遲。一曲涼州花盡放。不須先作報春詩。

又

陽進陰消屬此時。凝旒南面盍深思。微臣自媿無規諫。願獻元朝學士詩。

皇后閣五首

五言二首

寶勝千春字。瓊樽九醞香。六宮齊上壽。地久配天長。

又

金屋春容早。銅樓曉色分。奉觴天一笑。聖子似周文。

七言三首

柳眼窺春煖欲眠。梅粧點雪鬪新妍。一年好處如今是。遠勝清明寒食天。

又

誰贊東皇轉化鈞。宮中堯舜亦深仁。祇將一點陽和意。散作乾坤浩蕩春。

又

煙花萬匝繞坤寧。獨把牙籤手不停。爲要八荒皆壽域。彩毫親跋度人經。

東宮五首

五言二首

薄薄觚稜雪。融融甲觀風。晴光挾和氣。先到少陽宮。

又
燈市千門月。花時萬井春。朝來資善議。猶自問窮民。

七言三首

畫堂金榜揭居仁。萬物知關念慮深。一點陽和從震出。助成天地發生心。

又

鶴駕通宵入問安。龍墀清晚押朝班。天顏喜見重輪月。春色先回萬歲山。

又

濟濟儒冠萃講庭。韋編竟日共研精。還將泰象參人事。要使羣陽更彙征。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夢月佳辰近。端陽令節新。何須纏綵縷。金母自千春。

又

艾虎垂朱戶。槐籠舞玉墀。晝長無一事。祇誦二南詩。

七言三首

三盆繭已繰水縷。五色絲新織海蛟。不但綵繒華節物。要成龍袞待親郊。

又

曉來金殿沐蘭湯。因感騷人興寄長。重勸君王勤采善。由來香草比忠良。

又

元武門前羅百戲。昆明池上鬪千艘。聖人不事遊觀樂。翻笑前朝侈燕敖。

嘉定六年春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二首

聖德天同大熙然。萬物春。誰知坤載厚。發育輔深仁。

又

內殿稱觴早。仙班擁翠翹。春來多樂事。人日是明朝。

七言三首

翠輦迴從五福宮。管絃聲裏萬花紅。熙熙和氣皇州滿。都在乾坤橐籥中。

又

玉梭織就袞龍衣。已奉君王泰時祠。準擬腰輿臨繭館。清明前後浴蠶時。

又

一夜東風到集芳。滿園紅紫已低昂。尋花問柳非吾事。燕坐坤寧春晝長。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玉佩響瓊樓。天風五月秋。人間正炎熱。猶軫聖情憂。

又

讀罷懷沙賦。重哦卷耳篇。慇懃勸明主。屬意在求賢。

七言三首

記得當年夢月符。浴蘭節後恰旬餘。欲知天錫無疆壽。認取仙螭頷下書。

又

貝葉新傳寶藏經。聖心端爲福羣生。從今物自無疵癘。安用桐君紀藥名。

又

瑤池十丈藕花香。清賞尤便水殿涼。聞說內家多樂事。前星親自捧霞觴。

致語口號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月正元日。舜門廣闢於四方。春王三朝。漢殿畢來於萬國。恭惟皇帝陛下。繼天御極。法古陳儀。警蹕而下東廂。衣裳而正南面。賓臚並設。肅大廷鷺鷥之班。僎侏具陳。小異域魚龍之戲。臣等忝居法部。敢獻民謠。

口號

榆關玉塞靜無塵。嘉定如今第四春。兩國交馳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人。翠鼉鼓奏娛嘉客。白獸樽浮賞諫臣。聖曆從茲天共遠。年年玉帛會楓宸。

勾合曲

雲上天需。皇歡浹而羣臣醉。雷出地豫。樂音調而四時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東風入律。回萬宇之陽春。南面垂裳。受四方之賓貢。恭惟皇帝陛下。天容睟穆。聖德昭清。當乾坤交泰之辰。作君臣相悅之樂。舉觴太極殿。未誇唐室之元正。置酒長樂宮。更陋漢朝之十月。臣等繆參法部。輒獻衢謠。

口號

六龍扶輦下雲間。紫殿風微響佩環。朔漠遠馳鄰國信。前星親押外朝班。九賓重譯瞻宸極。萬歲三聲繞壽山。大史預占年大有。更添喜色上天顏。

勾合曲

法酒三行。方祝聖人之壽。鈞天萬舞。宜揚治世之音。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千歲河清。適紀千秋之節。萬官星拱。同稱萬壽之觴。恭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澤流雨露。光照綺蘭。殿上未夸漢室之開祥。春生花萼。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口號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啓真人應運翔。抱日預占恭邸夢。飛龍曾報皖山祥。翠雲影外來金母。紅霧香中擁玉皇。樂府賤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珠囊。

勾合曲

虎拜萬年。旣祝聖人福壽。鳳儀九奏。宜揚治世之音。上悅宸顏。教坊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闕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合兩國之成。瑞節遠馳於星傳。設九賓之禮。宴觴載舉於天庭。伏惟皇帝陛下。大德難名。至仁無外。弓載囊。戈載戢。常存安天下之心。酒如澠。肉如京。特厚遇使臣之意。歡聲振地。和氣回春。臣等服在伶工。敢陳口號。

口號

時平朝野寂無譁。南北歡盟共一家。不遣纖塵驚塞上。要將和氣匝天涯。星馳琛幣來鄰境。雲擁衣冠會正衙。聖澤汪洋天廣大。侍臣何惜醉流霞。

勾合曲

君子之酒旨且多。方初筵之有秩。治世之音安以樂。宜雅奏之載揚。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四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濃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

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醕。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官。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旣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廨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庠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槩。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將爲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爲之記。危公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

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真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祠記

嘉定丁丑。某被命守溫陵。至之日。延見黧老。問田里疾痛痾癢。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事行而爲之師。則有以永春大夫三山黃公告者。謂其遺愛餘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得朱文公先生所爲公墓誌讀之。其略曰。始予試吏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彊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縣民有冤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崇禮義。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爲予言。永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爲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爲無能繼者。今黃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又云。公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瘁。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爲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餽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釣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軍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

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爲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他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分寓便舟。以往爲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爲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奈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旣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家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伏。人以其爲神。而卒歸於仁恕也。大治學宮。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爲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爲一變。始至。款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稷祠壇。墮弊甚。卽命改爲。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嶮。不以勞爲憚。雨爲立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間。亂倫敗俗。爲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毋得復居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沒於城皇之神。實爲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卽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爲妖。至是。乃息。先生叔公爲邑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曰。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絜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尤先生之所不輕予也。廼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爲人。可知矣。其爲政。

於永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爲。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媮薄。不可以義理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彝好德之性。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沒而咏歌之。弗替也。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圯。乃屬縣大夫使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榦奉而祠之。以慰是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遠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上者。苟能師公之所以治己者。而推之以治人。則是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若夫芻狗其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勝者。豈獨爲公之罪人。抑某雖愚。亦所不忍聞也。公諱瑀。字德藻。去而爲御史。有直聲。旋以病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年十一月己卯。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旣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回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矚。市廛譁囂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況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爲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爲。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守莆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爲。而力以任

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恪。勾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遇。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爲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爲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矣。蓋今之爲守貳者。有簿最丹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廼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爲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爲復選士之宮于舊觀者。非以舍庠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庠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尙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滂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熊魚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之士者哉。陳公名愴。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爲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懿孝坊記

懿孝坊。爲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盥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欲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薌祀天。詞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

鼓再通。羣鵲遶屋飛噪。仰眊空中。有大星三。燁煜如月。正照欄楹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滕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滕之義叶。顧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哲愚咸知也。物欲昏焉。利患怵焉。始喪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況於學道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良子邵子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二女子爭相爲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爲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立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守建安真某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闕林公攢。國朝皇城使。贈司空。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泉人。祠爲泉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焉。

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爲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爲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甕而墳之。非苟以爲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旣沒而遂怠焉。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嗜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卹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爲人子而死其親。爲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爲也。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號之加于朝。褒表於一時。而焜燿於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以孝而徼福。其爲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爲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爲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茲余奉而問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爲林公。則進而委質於朝廷。盡節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于壁者。太守真某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實卿。從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曰黃龔也。嘉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植僵。百度咸飭。鄧山鄞水之念。油然有動于中。猶惠顧吾民。思所以澤潤於亡窮者。廼以書諗于朝。曰。維建之爲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其間。裁什四三。歲其豐。民食董告足。一或小歉。則彊者相挺爲虺。弱者轉死溝隍中。備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

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爲緡錢凡五萬。願悉舉以平糴。散儲屬邑田野間。某誠力憊。不能任郡事。請得上還印紱。俟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不闡聖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懔然不敢言去。於是顯爲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倅。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疚。非卿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眡其境之廣狹。爲置倉之疏密。故在建安甌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眡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旣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爲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糴以夏糴。以秋糴。價視時之高下。而糴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某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考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密。興發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邇者易賙。逖者易遺。又其勢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旣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爲哉。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爲。患己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臯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己欲有爲。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

待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難。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罅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圯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爲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于壑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爲二千石于此。而奉養嗇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廩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廩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興醴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旣以告於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

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

睦亭記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于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爲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舍焉，以奉吾王父先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爲會吾宗族之地，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爲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至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幹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爲是者，非爲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爲吾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爲吾先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存，蓋相倚以爲命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所以爲是者，爲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睦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爲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爲再從兄弟，屬一降，則恩爲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俗皆然也。況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爲精舍於斯，欲吾子子孫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爲亭於斯，欲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

亭勸醕歡洽之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情不至於疎。情不至於疎。則恩不得而絕。庶其免於相視爲塗人也。茲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又曰。子之爲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眠塋域者。不爲不多。而能保之以傳于後者。甚寡。又將何以爲計耶。曰。此非予所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舅弟宗族。同一體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於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眠塋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之邪。吾而不忍於人。人亦將不忍於我矣。此予之可知者。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爲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爲睦亭記。

畝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懇辭。詔曰。朕方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迺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於是薦紳大夫士。歛然知上所以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辭。越若干年。陞同知院事。又若干年。擢參知政事。既又晉長樞筦。與東西二府謀議。公寬厚閎博。其心休休然。無黨偏。無忿忮。夙宵自竭。不靳人知。庶幾所謂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又若干年。公以疾求釋位。弗許。至流涕上前曰。臣犬馬病。力不能任。陛下事。願賜骸骨以歸。上猶曲留。至數四。知公志不可奪。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旄鉞。公又奏曰。臣誠駑且憊。不能任帥事。敢固辭。迺詔升秩一等。領祠于洞霄宮。某時臥西山。公過焉。因上謁。請問所爲。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疾。不宜久典政機。妨賢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致

此位懼卽死。無以報上恩。今雖退伏田廬。葵藿之心。終在帝所。吾將歸營一堂。朝夕其間。致子牟存闕之思。非子誰知吾心者。明年公以書來曰。堂成矣。其爲我名而志之。某旣不獲辭。請以畝忠堂書之。扁又惟自昔大臣遭時得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焉。方其進用也。以有補爲難。用而有補矣。退爲難。能退矣。不忘君爲難。今公之居廟堂也。於國論有調娛之功。其退也。於權位無固恡之意。迨旣優游林泉。宜若亡與國事而惓惓於君。猶有不庸釋者。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是心而已哉。先朝元臣。身處閒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不密效忠款。以裨聰明。今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特。又非羣臣匹。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機。有伏於衆人所未察。而先事以言者。必公也。是則古大臣之事。某方矚望於公。若夫堂之面勢。挹怡山而吞西湖。於登覽爲最勝。然非屬筆本指。故不書。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于湘心亭。夜漏下且十刻。遙祝于江之靈曰。洋洋湘流。神龍適宅。盍哀斯人。亟霑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廟于江濱。維以報德。越十日。雨大摯。歲以有秋。時通守張侯國均。從事于埜。方被郡檄。築岳麓湘江二壇。因屬役焉。得地于壇之左。方面蒼巒。俯碧流。於置祠爲稱。迺關迺夷。迺攻迺治。我材孔良。我工惟時。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君之神。在境內者。悉合而祠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蟬聯。有疑而諗者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謂龍尸之奚所據依。且其靜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廟爲。予曰。雨非雲弗成。雲非龍弗興。在易之乾。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蘇公亦謂行爲人。飛爲龍。變化往來。不私其躬。然則壇而祭之。可也。廟而

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苟可爲民，予敢弗共。是役也，經營規度，壹出於張侯。埜去，張研代之。董督惟謹，糜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廩粟六十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旣敍次其事，且爲之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或山而湫。譽何爲兮安臥，不我民兮顧憂。旱熯兮良苦，歲將饑兮誰愬。遲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浦。龍之升兮雲從，變化歟。若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兮新宮，觴豆潔兮粢盛豐。冀龍君兮我饗，昨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旣薨之三十年，臨江大守楊侯恕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諭于某曰：盍記之。某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一郡從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不怵近習，貪夫小人，有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擊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爲己任，嘗言於上曰：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而已。有諷其太直，盍少加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知任真而已。何以曲爲。卒以是終其身，不變。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浩然而無媿矣。非誠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不貳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貳也。貳則不誠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也。況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孝宗非常之睠，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曰：

至誠無欲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澹，凡聲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於無欲，能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爲賢，雖徼幸一時，而朝榮夕悴，有身沒未幾，而聲沉迹泯者，甚則唾詈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又能使爲郡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待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亦公而已矣。故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爲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真某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爲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爲言也，豈欲使子爲節信淵明之所爲哉？二君懷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逡巡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少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已，然則子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蓋書有之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砥其偏而正之，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高常病於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必以晦處之。況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

則智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潛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昔者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佳揚子雲。若有見於此者。其爲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潛者。異乎顏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於斯。盍亦卽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粲焉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嗚呼。便環爨者數十人。苟可以厚鄉鄰者。無不至也。公名主。字國瑞。自號曰仙游翁。云是年冬至西山真某記。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五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曷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眡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廼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于東西廂。祠先賢于某所。由內達外。莫不奐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旣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虛斯言至矣。試相與闡釋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卽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卽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筭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

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壹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勸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瑯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剡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孟之銘。匪有志于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旣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賢聖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存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

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尙實體于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窺言亡補。其尙戒之。

浦城縣簿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田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廼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擢太常第。由吏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爲。而君孳孳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庳。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卽非其人。雖山岳之任。亦輕。姑卽吾邑觀之。自宋興以來。仕于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冰。孰滂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汨焉突梯。楚辭。突梯。脂韋。是不可畏矣乎。是何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字某。其居與古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

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肯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助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

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尙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臯。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城菑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干焉。大家而腴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焉。猶懼其弗蕲。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專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尙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

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螽。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爲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爲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爾廢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爲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爲泡幻。以死生爲夢覺。以軀殼爲罣礙。委而去之。不翅敝屣。豈其死也。乃顧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葬。葬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岡隴有限。多爲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爲法。本出世間。況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

方其示寂。秉昇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爲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爲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衆。開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爲宗。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睛腦可捐。亦莫之惜。況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藿藿。日趨於靡。味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適爲佛法之衰。何者。末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爲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則生而宮居。死而塔葬。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價爲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某曰。盍爲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蓋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況於履功名之塗。殘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騰。心志之蟻者。至至錯立于前。苑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

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爲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卽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爲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特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懼。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擺棄塵累。受道家法。爲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遂隸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之背囂譁。而鄉虛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爲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爲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爲慮。顧不遠邪。西嶽弗能止。遂以諗于有

司明年行可僊去。西嶽屬予爲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焉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前其爲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託而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爲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鞞兼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磔。童牛之觸。乳狗之搏。尺箠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滋大。畏則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旣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公時執喪臥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賊。上從民望。起公爲鐔川守。時遠近洶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亡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人心。而羸者張。懦者奮。從賊者亦幡然效順。甫浹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顛付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疏乞師于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粟銳。警惰媮。號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適宜。兵威所加。如斲枯櫟。由是三郡悉平。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譔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

故地爲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爲劍人之愛公也。又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予奉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廩廩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益繪提舉常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式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桴、趙君以夫侑焉。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別祠，以昭羣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以圯下隆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能出奇決勝，搦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爲時一出，慨慷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炯然上貫皦日，是天心屬公，公心契天，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豈偶然者邪！今羣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綏外禦之事，方塵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楸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發軔云爾，其既不獲辭劍人之請，姑敘其大略，使著于石，章後虐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

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逾冰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爲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烏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騶驥。不能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爲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爾。其問仁也。得克己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旣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爲何如耶。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旣啓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卽不安於大夫之簣。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爲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爲士。苟能深味顏曾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俛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爲山戒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尙敬之。而尙慄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則吾將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爲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爲紫微。其象爲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內面而觀仰也。蒼龍主東。赤鳥司南。於菟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榦方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裨。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夙隔層霄。在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卽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其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爲梁。厥制略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爲先生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爲二。凡

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爲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己。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爲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爲己憂。廼相形勢。庀工徒。疊土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爲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爲僧廬。以職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媮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爲州里大蠹者。鮮矣。況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爲心者。鮮。況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爲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旣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願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銅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僂隨之也。似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爲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爲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爲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前挹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

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爲判官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幙府。輒兀坐亭中。緜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歎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嘗不炯焉。心目間也。比歲楊君修來爲北官。扁其亭曰宏博。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願眡西偏。老屋十數楹。岌岌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爲堂曰見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爲臺。卽舊觀之北。爲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潺可愛。則以聽雨名之。又爲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罨川勝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爲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汛埽汀樵之遺孽。及改鎮富沙。君又從焉。其居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爲。亟起而圖之。不必爲己。凡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焉畢覩。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爲一。其登覽也。所以爲進修之地。豈獨滌煩䟽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科目。則旣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愧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幾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司屬官於幕。畫與爲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爲縣百四十有某年。于今斯民蒙累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爲令者得與田野相安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燬雩都。蹂宜黃。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謂叟之爲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士。糾民兵。未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曰。吾邑之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以居。奈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奈何。曾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黃公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則命簡銳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瘵。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毀者。浸復。呻吟者。浸息。而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靡錢緡若干。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別人。旣而以難出奔。而其其免已者。前之所別也。蓋因擧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日處于中。思所以答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履

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己。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擿以爲明。鷲擊以爲威。而欲民之不欺我。侯固弗忍爲。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其官。曾氏名某。以恩授其官。侯今爲奉議郎。姓黃。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卽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爲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爲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窮。其未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爲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顛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卽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窀穸于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旣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使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爲設羹飯曰吾不肉食累年矣眠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爲二先生祠幸旣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鶩勢涂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邪吁此其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君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爲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爲之蹙然曰此予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己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實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眞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極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卽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卽斯而玩焉。則知寂爲感之本。感爲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博。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

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此爲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薌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于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跼蹐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睠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臯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蹙然已。而忻然。是忻與蹙。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爲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龔。爲之。

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騫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于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僞。爲漢之經生。凋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奐。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六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尙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里。願詹
頰宮。實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予奉天子命實來。固將爲國毓材。以俟舉選。如
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
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
識厥事。某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旣弗獲終辭。則誦所聞
以告曰。諸君所爲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濶也。請以
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圯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闕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
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字之本。闕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
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圯
陋者之可以復完。闕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
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

梁之安而后丹腹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物。卽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爲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旣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爲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湊。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爲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爲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弟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寔來。婁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爲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

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爲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耶蓋多爲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于後顏曾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爲智力行以爲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于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有講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趨足其尙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卽盡已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旣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

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闔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良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顯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讐。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讐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眠如李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爲令。卹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

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敍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

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日爲闕迂。己之良貴。弃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旣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等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爲本縣令。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此山。旣去。以文學節義。擅聲中朝。爲薦紳標式。後人卽其處爲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按公名徽之。字仲猷。甫冠。通羣經。尤刻意於詩。得騷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耻官僞廷。杖策走中原。以顯德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太祖有人望。不可典禁兵。國初。出司征于方城。繼爲大興。峨眉二縣令。開寶中。召還。寢以登用。太宗尤深器之。青宮倣建。命爲首僚。付以羽翼之寄。世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明者。不專在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姚思廉盡節於隋。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度之主。率常以是觀人。況我太祖太宗之聖哉。夫放麀。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拄國。公之

忠於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二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萬世臣子之法。而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之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轉而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淒涼。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顛顛。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咏。皆翛然自得。亡秋毫隕穫意。胸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睠。至摘其詩。雋語筆之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定陵。尤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玉雪。亡一節可疵。從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捐貲相之。震榮謂某。蓋爲之記。藐是晚出。匪工于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聞知。故爲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于時。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卑陬澠涇。志於榮寵。利事溫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當必有泚其顙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旣驅南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于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鞅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羹叟。相從於隴畝之上。礪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籙。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

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于朝。旬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真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卽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日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糶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亡策。則剪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減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旣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嶠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寔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糶本。始諸侯之糶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招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

更故約。以見繒質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旣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后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圖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窈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旣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顧詹爨舍。先賢先師之

位在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爲蹙然弗寧。迺屬郡學職。詒書于南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眡其役。撤去陪廡。敞爲新宮。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闔鬱。倏焉亢爽。於嚴奉祀事。爲宜。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眡禮弗協。則別爲大門。徙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奐然。應圖合法。旣又斥其贏財。甃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南。起寶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諗曰。自侯之蒞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固亦侯之志。願有以識之。某惟疇昔之役。蓋嘗自詭盡心矣。而堂皇門闕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況於休戚情僞之窈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然則前日之政。所不獲臯湘民也。幾希。某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況今之世。華居而貊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掇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諛。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筦商申韓。矜權智。鶩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爲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爲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楊雄氏所以爲善啓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爲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

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楊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爲禮。而欲絕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尙矣。而吾子。疆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僞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卽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況囿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爲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云者。雖毋爲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履。褻棄而體居。攫呶鬪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旣不能外。是以爲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于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告之。況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顧願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所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爲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言動。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顏淵。迺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爲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卽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爲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虞虞乎不可犯。

也。蓋去惡弗力，則爲善勿勇，勿之一辭，所以爲鏖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楫也。休文而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可不勇於自拔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爲閣阜講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紹定戊子十月甲子，建安眞某記。

觀蒔園記

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巘，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最，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楊瀾左里爲之最，夫是二最者，東南山川之巨麗也。而南康曹公之別墅實當之，中爲所性堂，次爲歸然堂，又爲冲佑閣，匯澤觀，八景亭，凡三湖五岳之勝，攬之几席間，無留藏者。公曰：湖莊之觀偉矣，然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嗟惟先君奮迹農畝，志在及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於居第之園，命曰觀蒔焉，以示不妄民事之難，蓋將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蹇弗耦，志不獲伸，今吾幸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廬州縣，盡瘁爲民，以疇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藩入從，會明天子，垂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翬翬焉日効忠益，而疾病奪之，奉身來歸，得復與農圃爲伍，躬自課督，萃衆芳而列之梅，先人所甚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迺其手植，益求數百本，藁而爲小山，潔白芬馨，若挹遺烈，自餘四時之花實，有未備者，蒐求增益，亡一闕焉，鄉也園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略相稱，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復識先人之志也。於是莪麥與菽，間以畦蔬，倣舊規，作小亭以臨眠之，而總名其園曰觀蒔。夫天壤間一卉一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寓目於此，所以養吾胸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悅芳，以荒嬉媮樂爲事也。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公

作七月。召公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爲王政之本。學士大夫。其可一日忘諸乎。吾之揭是名也。蓋以不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躬耕爲耻。既仕。必嗇民力。必重民時。穀祿受於己。當思耘耔之勤勞。政令加諸人。毋忽田疇之利病。幸而立於朝。則以周召孟子之言。迪其君。夫如是。則吾父母再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然。名園別館。迺縱佚之區。奇葩異植。特奢靡之玩。祇以爲損。而非以爲益也。既以詔子孫。且詒書某。俾爲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矣。然聞公之得請也。蓋上重以事父。煩耆艾。曷嘗少忘黃髮之咨哉。擷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穉。雖有淵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願其所以名園者。有補世教。故不辭而書之。若乃湖莊舊觀。已見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久而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某之爲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迺始撤而新之。蓋公之去郡。六十年于茲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修而已爾。古之君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願乎其外也。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己之正。而及物。其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期至是哉。憧憧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爲人所思。要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皞皞。有間矣。若忠文公之於泉。其庶幾德之盛。善之至。而民自不忘者乎。蓋公之學。以誠身爲主。資本剛勁。而能切劘涵漫。以卒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于州里。以之立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

難言。至其治饒與夔。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凌。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噓濡姑息。闞然自媚于民者也。哀痾慘怛。有父母之心。戒令飭正。有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須也。剛柔之不偏用也。未嘗靳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自荀卿子性惡之說行。爲政者。大抵芻狗其人。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義化。吁。使民性而果惡也。則凡暴君汗吏之所爲。亦將思之矣。弗彼之思。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而卿之言。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見思。而泉人思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理者衆。尤易以誠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其民之欲。然非心之同道之一。其能及是耶。觀其志之所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後人思游公者。又當如今之思公也。烏虜懿哉。是役也。董之者。南安征官趙崇端。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者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彬彬。泉之善信士也。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公某。又書其堂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某之志也。故樂爲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記。

孝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洋川莫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爲耘耔。禮義爲屋廬。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燕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爲之子。是爲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躬躬如有畏。廩廩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杖。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明。甚貧無筭。侍大父。日聚徒營會。合間則走數十里。而省問焉。躬致澣濯。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

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澣埽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嬰末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贍之。女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我。柰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廬以圯告。因卽舊址。築爲一堂。扁之曰孝友。悅齋李公爲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詹題榜。惕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敢斬一言記之。何如。予爲之嘆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爲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不敢忽。況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爲。其可謂蕪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爲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爲難。不辱矣。而尊親爲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母之蠱。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爲非孝也。戰兢臨履。終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爲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於推遜。不明汲壽之義。則纖微利患之必計。何況於死生。又非深於學者。

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爲道心，發之爲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爲將來之戒者，亦不得而略。君之曾伯祖諱蒙，字養正，太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某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略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欵于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菽，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秋舍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爲弗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來諗予，願有志予爲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是同類之中，有位以爲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況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卽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旣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迺獨

怒焉。由己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后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疑其爲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莫大於是。今士之廩于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爲人。而士之所以爲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況士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微利達爲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故人知君親臣子大義。大殞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本指侯名元圭。字某。寔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至性。其功一爾。然聖門之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廩廩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濃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

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塋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性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寔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侯與慙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于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窆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爲義泉嶺。蓋長樂福清之脊。其中支益北。縈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

陂。至參溪。其山爲魁山。其水爲龍潭。面山臨流有廟焉。卽淵肅孚濟廣佑侯也。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桀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芘生人。屢膺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廟祀凡百數。命秩之崇。惟侯爲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異。閩中記。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出。其家懇于神。不崇朝。迅雷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爲依。敬之如父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旣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澇。復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孚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旣皆悅甚。於是具官陳某。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某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大造于茲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撫其事。俾刻于麗牲之石。且爲歌道上帝之命。與明天子之意。冀胙邦人於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齋淪亡極兮。魚龍之宮。皇皇后帝兮。睠此南土。俾神宅茲兮。有衆爾主。噓吸雨暘兮。指
噦風雨。盪滌乖沴兮。攘除妖災。有蛟婪婪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兮。奮厥天討。有兇額額兮。猶蠶
之羣。恍瞻靈旗兮。悻若獸犇。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子視萬方。
曰民爾恩兮。我豈爾忘。旣賁之以鴻名兮。又申之以顯號。中興百年兮。三焜煌其紫誥。民事神兮。何
窮。神報上兮。焉從異材出兮。棟王國。氓安居兮。稼滋植。公袞兮。王圭。將便藩兮。神之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亡慮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亡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善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說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

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訐謬。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脈病矣。名爲尊經。實尙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著朮。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鼐琮璧。不足以使用。而錯然前程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三蔡熾其燄。更倡遞述。至于黼貫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叡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旣。窮閭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旣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早遊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旣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涂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旣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某序。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也。集猶緯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郡志。成於嘉泰之初。

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載蓋略備矣。至若名卿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楹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盛麗。而志不能具者。尙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年。謂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爲我輯之。李君旣承命。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爲四十卷。而公括田廩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島夷志。則別爲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大抵主於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爲此邦之吏者。不可亡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績之可尙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其能自安乎。爲此邦之士者。不可亡此書。蓋凡前脩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槩度也。有一節焉。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爲此州建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真某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爲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爲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饑寒留落。

困悴無憊。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拊修竹。長夫忻然。爲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悒悒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爲之歌曰。古昔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況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爲圓。真子所恥兮。霜風條條。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兮。予將俟子於仙游。從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壽夭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爲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巔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者可與語耒耨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功。否則以爲漫然而已。憶余初貢于鄉。家甚貧。辛苦經營。財得錢萬。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憊矣。比再舉。鄉人迺有爲所謂過省會者。十人入錢十百八。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親友之贖。始舍徒而車。得以

全其力於三日之試。遂中選焉。故自轉輸江左。以迄于今。每舉輒助錢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爾。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約。其爲益又可知也。蓋紆其行以養其力。一也。無怵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匄貸以養其節。三也。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爲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百有奇。濂溪楊公。所以嘆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爲勸駕之官。而未能復續食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緡五萬佐之。且以爲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閭有義舉。皆勇爲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傅景裴文編序

清源傅君景裴。以所爲文編史說視予。予熟復而歎曰。盛哉。傅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學。爲元祐正臣。一傳而爲忠肅。再傳而爲至樂。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弟兄文章錄。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傅氏之學。雖本於獻簡公。而草堂先生季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之文。爲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自襁褓能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染。不習而熟。其能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纔六七歲。娛戲其親之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爲可羞也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真景裴之師也。予昔倘伴盤谷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岱典刑之

舊。伊洛源流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爲當師也。子盍歸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臥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盍亦感勵奮發。如去蝨賊。如殄寇讐。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

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爲予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爲予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爲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而重卜。信哉其不誣。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往往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盲于心者。聞余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之在吾上者。感然歎曰。守榮盲。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橐。聚同類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筮師耳。能因己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焉存心。其所濟不旣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以遺之。

感應篇序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做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祕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此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齋鏤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爲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其旣發。有正有

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卽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章注義最爲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涉於幻恠者。要皆爲警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嘆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技藝。以至器用之末。何莫不然。姑卽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爲篆。再變而爲隸。又變而爲真行。變之極爲草。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恣態百出。古意蕩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奇偉不常。予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予之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第行。當必有知子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澗。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爲稱首。予謂負輩第能知升沉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言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眸然見於面。益於背。觀人之法。盡於此矣。矚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隻眼。若但能知升沉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易齋書。

贈顧涇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顯於一而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兼而通者。唯管公明。郭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艱哉。廬陵顧吉涇。遂於陰陽五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未有能過之者也。予乙酉趨朝。遇之於衢梁。君見謂曰。公之此行。不滿百日。當歸而果然。蓋其驗如此。非神而能之乎。後四年。謁予粵山之下。相與論考卜岡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瀛之役。故書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歛然自下。願聞爲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侗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絲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貴富。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

爲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爲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爲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闕其祕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問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旣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干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旣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尙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眞某序。

傅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生爲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亡他嗜好。獨矻矻文字間。居常誦書。日以寸爲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初志蓋欲自奮於功名。不幸富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墨致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旣不自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揚。是重不幸也。吾兄嘗知子。子其爲我序而傳之可乎。某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問作文之濃。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略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劇讀而精甄之。則蔚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惜其時尙少。所問者科目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郎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淳蓄日以富。笑談戲劇輒成文章。至其爲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眇透射。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袞袞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歎。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埃畝之豐。富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傅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自負要不碌碌。

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己。本末要可考。此其爲志何如耶。一不幸用非其時。生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坎壈其身。不肯少溷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顧念昔者。獲從公游。距今裁二十年。竭來溫陵。墓木拱矣。撫念疇昔。爲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固辭。而敘其槩于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瀕洞。交至迭起之變。竢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

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庫。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爲護漕使者。聞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必其民殷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祲。予躬出按視。舟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濱江居民。廬舍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眡其人。窮餒困瘠。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涼岑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然耶。父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霈乎其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者。南豐曾公之記。具存。可覆也。建炎盜起。邑列於兵。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爲之。尙奚咎。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安其生。何哉。賦有常期。唾掌爭先。歛有常目。以羨爲賢。饑涎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遙。饕吏殺我。余聞而太息曰。賦歛之苛。慘於兵盜。貪黷之威。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吁。此非長人者之責。而誰居。余友湯仲能。擢進士第。始吏於繁昌。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爲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聞於父老者告焉。夫仲能。主簿爾。民之感愛。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之玉焉。所韞之山。土木晶潤。況其職。可以及人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亡足爲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問於郡僚李

公晦公晦曰君爲政三年其可以無愧者二盡己之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蹙忸不敢當然居官臨人
要必以二者爲本蓋一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誠己未忠而覬人之我從己未誠
而責物之應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潭川問嘗
所聞於朋友者其試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朔建安真德秀書

張仁甫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爲取戴氏記溫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子知余所以命字之
指乎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體具其用博未易以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姑卽子所知者言之可乎
醫經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前輩大儒先生以爲最善名狀者也蓋血氣周流亡所鬲闕雖一髮膚之末無
不切諸心關節脈理豈不通焉四支之大且若無與於我者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
者則反是焉大哉仁乎上焉用之醫天下者良相也下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溺與
弗獲其所者由已使之仁於醫天下者也秦緩盧醫扁鵲起沉痾而生仁於醫疾者也史言善醫者能洞
視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孰謂仁於醫者不能窺五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
其屬於若者厚矣且子之未嫻於醫也詎能無疾其望於人何如也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昔者以疾求
人邪能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仁甫讀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
樂於濟人者故余爲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彥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玉函之術。始余謀窆吾親。及更窆吾兄。若吾婦氏。挾圖書。矜技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營吾親之封於銀山之麓者。彥祥也。遷吾兄若吾婦氏之柩於屏山之陽。桐山之塢者。又彥祥也。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彥祥聞之亦笑曰。是誠偶然也。曷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自以爲功。得乎。夫旣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吾之聽。而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謙矣。然觀世之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否輒異者。豈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泔。統泔泔。統固其所也。封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孚乎物。事之至難者也。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蓄。馴難馴之暴。而退焉自貶。歸之於偶然者。夫退焉自貶。不足以損其功。而祇以重其美。謙之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役情於物者。得之則哆然以喜。不得則齟然以懼。夫是以冰灰雜襲。而胸中亡須臾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甌。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夫焉往而不自得邪。彥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予特取其言。若弗自銜者。故書以贈之。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界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夔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眎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

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拂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獠服狙之戒，讀者爲稟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眠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醜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尙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嘗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今，而能懔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闡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

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迺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斬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況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詠古詩序

達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意處。不減二公。至若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門理義之祕。則雖前世以詩自雄者。猶有慙色也。蓋德莊少而學詩。微詞奧旨。旣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之書。沉酣反覆。不極不止。其涵泳久故。蘊積豐權。度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德莊於此。豈直區

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憫時憂世之志。亡以自發。則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褒。冀來者之知慕也。惡惡致其嚴。冀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古。實以諷今。此孤臣吠畝之心。人見其優游而和平。不知其殷憂憤歎。而至於啜泣也。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君。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悵悵之語。廩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爲太師氏所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所啓悟感發。顧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人者。察其所安。德莊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絀之。至悠悠之談。所共真議者。或乃明其不然。是豈苟異者邪。少正之誅。匡章之辨。衆惡之察。鄉原之譏。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情之公心。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儉夫鄙人。姦媒閃爍。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闕達之士。洞見肝鬲。筆誅字撻。曾亡遁情。死者有知。將恨其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柰何其自棄哉。嗚呼。斯言悲矣。其孰識余之衷情也。夫君名字德莊。達齋其自號云。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鄧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秦華喬嶽。蒼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閣門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

見無時。終不能遠。時侂冑之惡未著也。旣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虜弃盟。中外騷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內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羣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惰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旣壓侂冑之鋒。退居却掃者。十有四年。嘉定初。起爲內相。俄輔大政。向來儔輩。凋喪略盡。而公歸然獨存。遂爲一代文宗。某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念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旦。某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爲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爲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冶。以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眞某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八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處。玉笥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爲梁蕭子雲脩鍊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考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遊之思。念將上印綬于朝。凌大江。陟西山。款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繇葛峯以歷玉澗。遡章水而登崆峒之顛。出麻源。道樵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顧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湘中。又二年而召。假塗清江。郡人張元德。邀余爲閣阜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笥者。固無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躡江西之境。而四五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間。吁可恨矣。今年憊臥于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笥來見者。眡其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之裔也耶。鄉吾欲遊玉笥而不可得。今見從玉笥來者。得問此山亡恙。則吾志亦愜矣。因留之山房。數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皆脩然清絕。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秀傑者。其鍾於人必異。因吾子襟韻之不凡。益以信玉笥之爲奇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子之名中而字默也。豈非以多言爲誠耶。予聞伯陽氏之爲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故學之者。亦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失智。然後同於大通。今子戒於言而歸之默。善矣。顧未能亡琴與詩焉。是知多言之害。而

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默道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養吾之心，而吾本無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詩以暢吾之情，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可也。琴未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曾何累之有哉？予曰：子之言達矣。遂書以爲東歸之贈。寶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旣成，以授筆史書之。視子默之色，若有不懌然者。予友金華王子文堃，偶留西山，慨然爲余書之。筆力清勁可喜，予文不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徐凡三月，思所以爲治人之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日，悚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卽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恍惕於情之所可矜，類泚於事之所可媿。此吾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

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鮮或不笑其迂者。予友陳君端父，獨聞而善之。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爲邑於浙東，訪予以所宜先者。予曰：子忘余疇昔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請復以是爲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謂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窞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象也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俾亡須臾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遊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貳卿真先生序以寵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教。觀其本仁義以爲治政之方，卽持敬以爲存心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非飾藻績以爲工者比也。率是以往，雪霜質質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嘆而詠，詠而歌者，武義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文公以爲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予男之邦，視民最親，有君道焉，則曰愷悌父母也。曰若保赤子也。曰平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爲體，義爲用。義者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也切，故已之體之也至。痒癢疾痛，若已隱憂，則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蠶政苛令，是剗是革，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皆所以爲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爲政之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爲政之用。由是觀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公兼言仁義。

實深得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政也。夫子告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矣。而仁之爲人。義之爲宜。必以是終焉。語其本。則全體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異乎哉。以是說私質於公。公曰。子言正合我意。子其發明。以補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和。與之處。終日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於仁者。知所以爲仁。必知所以爲義矣。苟徒悅近似之名。不究精微之蘊。則煦煦之恩。流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之謂哉。因次其語。并以薦之。武義君儻未棄絕。他日爲政之先後次序。尙當從君一一請之。丙戌臘月望後二日。黃自然拜手敬書。

黃叔通自鳴集序

東溪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涉圖史。多識前代舊聞。其爲文。圓熟演亮。若便於進取者。顧落落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八矣。娛戲翰墨。筆力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鳴也。或謂其剛心勇氣。頗折於困躓之途。侈詞溢語。間及於庸瑣之吏。以是爲叔通病。吁。倔強如韓退之。且不免爲芻粟僕。賃故拙節於頤君牙輩。叔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濃處。在論天旱疏。諫佛骨表。不在與頤君牙書。君子觀人。要知所擇也。然叔通雖羈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友劉君伯諄。將爲邑於江寧。以予嘗使于茲土也。問其所以爲政者焉。予謂君之少也。受學于家庭。其長也。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從事四方。所至客諸侯。

之模。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顧猥猥焉。惟余之間。推此念也。卽聖賢臨事而懼之心也。夫百善之源。起於兢惕。衆慝之本。萌於怠肆。君以是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恫而無忿疾也。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猥曰。江寧之爲邑。其民樸以愿。其俗儉以質。仕而寓於其土者。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歸者。空焉。今之爲邑。未有易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秣陵爲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繭絲其民。嘯嚚休息。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墻之苦。楹之質。且爲備豫百年計焉。蓋鐸之心。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異時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以江寧視江寧。幾於易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撫柔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醮勉之。雖由今之勢。未得以爲安于。而以鐸自任。則奚古今之異。吾將見海內之人。謹然一詞曰。先生有子。吾州有人。

沈簡肅四益集序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門。機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知吳興三沈。皆以德業爲時聞人。樞密諱興求。尙書諱介。而副樞諱夏。其眠錢塘之族。彌有光焉。然樞密嘗入直禁林。屢當大詔令。尙書繇詞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炤曠簡冊。士大夫多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天子。分符摠餼。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闈。俱犖犖有成。口口口口。鞅掌。意其不屑於文字間也。寶慶初。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出公家集。鏤刻以傳。片言畸字。皆鑿鑿適用。迂論二十篇。敷陳時病。洞見根元。至其感物興懷。愬容娛戲。課圃之作。王子淵之僮約也。蛛網之榆柳。羅池之三戒也。雖非規規摹擬前

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何君一銘。敘事有紀法。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浴佛放生。譏訶時俗陋妄。尤爲有補世教。公之於文。瑰偉震耀如此。顧弗用是名世。豈非爲事業所揜與。嗟夫。文辭末也。事業本也。邇令公平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詞客騷人角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實用。以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聞之以君子之文。於是爲可貴爾。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說以恩倖進。爲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巖然中立。論議不少詘。竟力請去位。嗚呼。此非所謂古大臣者邪。然則文固於公爲細事。事業亦其粗。欲知公盛節者。要必有考乎此。集名四益者。蓋公之自號所居齋云。

送楊日靖序

上臨御之四年。有詔鎮江太守楊侯。建太督府于淮之左。侯拜命悚然曰。闔外之事。余方思所以自力。闔內之治。可復撓吾之知慮哉。聞族子日靖之賢。將命以爲已子。且付之家政焉。日靖過予告行。余謂父子君臣之義。一而已矣。夫廣陵重地也。元戎重寄也。內以馭羣雄。外以扞二虜。又今之重事也。朝廷合三重以屬於侯。是知侯之才且賢。爲能勝其任也。竊意侯之受命也。必將兢兢焉如履層冰。慄慄焉如奉槃水。唯恐其墜且覆也。以扶持王室自許。以掃清中原自誓。不忍其遺憂君父也。以諸葛丞相集衆思。廣忠益爲心。不敢是其所獨是也。以呂定公臨事十思爲戒。不敢忽其所易忽也。忠足以貫神明。而言足以服夷貊。義足以激將士。而惠足以保邊氓。夫如是。則事君之道盡。而報國之責塞。侯之功名事業。且將日新而無窮。然則子之事侯。又將若何而可耶。曰。以侯之所以事君者而事侯。斯得之矣。蓋侯之選於宗族。而以命子。亦猶朝廷之選於藩翰。而以命侯也。侯不敢不盡其忠。以副上之託。子其可不盡其孝。以副侯之託。

乎。君親一致也。家國一體也。子能勝侯之家事。猶侯之能濟國事也。雖然。亦豈易爲力哉。在易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夫能幹父之蠱者。譽之所歸也。子往哉。敬焉。以持子之身。勤焉。以懋子之學。庶乎其有進矣。子與楊侯交之久而好之篤者也。故於子之行。深致其惓惓之意焉。欲侯之成功。以慰吾君父之望。欲子之成德。以慰侯之望也。夫父前而子名者。禮也。余於子名而告之。亦禮也。子其思之而勉之。而敬以終之。則予之志也夫。

黃子厚詩後序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晦庵先生嘗稱其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而序篇之作。傷其阨窮不遇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爲詩。淒涼掩抑。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自敘有曰。予年逾知命。寒窶日深。今歲以來。飢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饑。可謂天下之至窮矣。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已獨亡德而貧。慨然仰慕顏曾於千載之上。而自警之詩曰。先聖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每念古人事。終夜嘆以呻。則翁之所憂。非貧也。道也。昔之詩人。阨窮弗耦者。其能有是乎。夫士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知道。然後能忘乎貧賤。知命者。不違乎天者也。知道者。樂乎天者也。讀翁之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然亦可謂安之矣。至其以顏曾爲可慕。而嘆克己之未能。是蓋有志乎道者。非徒委之命而已也。然世之人。知誦其詩者甚少。矧有能知其志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而通者。有矣。翁歿今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生之窮也。雖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追悼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莊字敬叟。少學於翁。爲詩歌詞。皆酷似其舅。隸古行草。往往逼真。今

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文四方。以活妻子。豈爲翁之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然敬叟未嘗以窮自沮。方收拾翁遺藁。出入必俱。昔晦庵先生以許生閱得翁詩文之多。喜而序之。敬叟所藏皆真蹟。尤可寶。恨先生不及見。而猥以示余。余豈能重翁之詩者。子之邑有賢大夫。方訪求翁之作而未獲。子其爲大夫出之。必有以發輝震耀。而久其傳者。非獨翁之遭爲可賀。其亦足以少伸敬叟渭陽之思也夫。

周敬甫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其致一也。近世願析而二焉。尙評世變者。指經術爲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爲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乘之。藉以爲併中庸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泰伯文王之爲德。三仁之爲仁。子產之惠。卞莊子之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也。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臯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爲道之大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本統不明。人各以其好尙爲學。譚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朝。則以出入爲黨讎。吁。學所以爲斯世用也。自夫好尙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厭斯世。其又何賴乎。天理不達諸事。其弊爲亡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爲亡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史。發爲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讀史而訂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閱而嘉之。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易以迹斷者。敬甫其

於六經語孟之微旨。益熟復而深思焉。使是是非非。瞭然於胸中。推之以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疚。將有如權度槩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他日吾將於子乎有考也。

釣臺江公文集序

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爲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翛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撓。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爲當世憫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幾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頽靡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鄉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歧途也。公狼狽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旣極。公之言遂爲靈者。大蔡建炎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也。寶慶三年。

公之諸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棄藁者。刻之郡齋。書來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公實爲之序。引藐焉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爲文。又多出於吟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譏其冗蕪狂華。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矣。故不復道。獨惟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于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尙有考乎。此是歲八月壬申。建安真序。

送張元顯序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委之命均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算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益。死生福禍。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自至。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以回之仁。亡揀於貧且天。以跖之不仁。亡害其富且壽。惠迪未必吉。而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可也。其悖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由前之說。聖人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爲獨夫不難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括蒼張君元顯。五行家之巨擘者也。予欲其勉人以毋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爲之說如此。張君其亦謹所以言也哉。西山翁書。

送高上人序

道一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爲空。儒之教。以萬法爲實。惟其以爲實也。故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恐錙銖不盡其道。惟其以爲空也。故以大倫爲假合。人世爲夢幻。漠焉不以槩諸心。道

之不同。以是焉耳。釣臺高上人。予之方外交也。間嘗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以萬法爲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心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屈一日。自言少喪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又將治精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竦然曰。此卽子之真實心地也。子而知此。則知大倫之非假。人世之非幻矣。昔唐元暲師。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厥土。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取之。謂爲釋之知道者。且曰。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世之誕慢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聞元師之事。而其心迺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子其卽事而參焉。則行住坐臥。皆光明發見時也。世間萬法。盡在是矣。世傳賢沙黃蘗。捐棄父母事緇徒。以爲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學佛者滅親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爲題其後。以諗觀者。

送周知錄之官序

建陽周君鼎亨。爲平江獄椽。將行。過予。請曰。治獄之官。自昔難之。今地在近畿。而臺府鼎立。又益難也。以某之不敏。而屈三難。願聞所以自免者。余曰。子之所謂難者。非以情僞之微。曖而弗易知乎。又非以怨誹之易騰。而上下之志未易合乎。若是者。信乎其難也。已然吾子於此。將患其難。而求亡愧於已邪。抑將憂其難。而求無拂於人也。昔之君子。惟民命之重。故於聽獄也。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若戚嗟隱痛之在已。凡爲是者。求亡媿吾心焉耳。若夫毀譽之在人。喜愠違從之在上。有不惶卹者。予觀漢唐之盛。以治獄著者。不越數人。若張廷尉寒伯奇。徐有功。其最也。廷尉事寬仁之主。守職以爭。殆不其難。若伯奇則既難。有功

則尤難者也。然二子不以其難自沮。抗詞極辯。弗悟弗止。賴以全活者。不知幾人。二子卒亦自全。亡害夫不顧其身之死。而掇人於必死。仁者猶樂爲之。況其利疚有輕於死者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仕焉而忠於其長。與立朝焉愛其君。一理也。理非有二心。其可有二乎。今日之不阿其長。卽異時不欺其君之心也。雖然。此豈可以頰舌爲哉。鐘一也。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韞諸中。固不能闕諸外也。吾子將求獲乎上。其必以積誠爲本歟。誠者何。戚嗟隱痛。視之由己之謂也。常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守必確。發於中者。真純而篤至。則人將望子之眉睫而有動焉。雖亡俟乎言可也。今之所難。安知其弗爲易邪。周君曰然。遂書以贈。紹定元年十月丙午。同郡真序。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聲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余曰。聽聲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類。一也。而哲愚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爲哲愚。氣有盈縮。故爲豐悴。氣有深淺。故爲脩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之高低。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上也。望車旗。視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爲妙歟。然則因聲而觀人。其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於所稟。而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而辭辯。有問者。以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之。以爲送歐陽處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窮若指諸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別。其質則有剛柔之異。而其流行運動。則或綑縕而醱釀。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滋稿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窒焉。造物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爲。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強明闇。雖或不同。絲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往往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漠焉。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薄游閩浙間。有訊於予者。其試以是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己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送陳宗望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輒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嘆世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夫所爲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老之容而已。似焉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尸其名者。責其實。顯其藝者。斲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肖爲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吾之生有甚富肖者。亦嘗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爲之子。原其所受之理。未有一毫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真。欲惡遷其神。於是天人之分。始離矣。甚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幾焉。豈其初之固然邪。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惑邪。予晚而知學。方惴惴

焉。懼不得爲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君乃寫予陋質以示。其肖邪否邪。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嘆者語之。嗚呼。知余說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紹定二年七月甲申。西山翁真某書。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爲文也。昔河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因枚數而評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哉。思三。其文深以典。至於狷也。狂也。夸也。詭也。皆以一吝蔽其爲人。夫文者。技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邪。抑嘗思之。雲和之器。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鳶之口。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媲典謨。儷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爲日星之光耀。發爲風塵之奇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眊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勁。嫚肆者。亡莊語。輕躁者。亡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湮六藝。咀其菁華。則其形著。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區區以一甬擬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靜厚。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亡所不觀。而尤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專腹豐衍。實似其爲人。自少好爲歌詩。晚釋政塗。優繇里社。凡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真率之集。倡酬遞發。忘衮服之貴。而浹布韋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者。其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某將試詞學科。見遺以詩。所期甚遠。蓋其辱知也。舊矣。歲在己卯。

以文編見寄于溫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聞大政。不敢劇爲也。歲月騰馳。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木拱矣。公之子逢辰。又數徵前諾。掛劍之誼。其敢有忘。輒論次其說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學文之士。知所本云。集凡若干卷。紹定二年九月甲申。建安眞序。

贈華相士序

華仁仲以相與奕。遊縉紳間。或謂之曰。夫二者。於工爲賤工。於技爲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嗜。仁仲笑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其所自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觀。足不步目。目不存體。昔人於此。知其將斃。執玉之容。一傲一卑。昔人於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闕其形。而闕其神。嬉怡微笑。斌媚可親。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以用人。分立畫井。有熊始之。經野溝封。倉籙成之。車徒卒乘。羅布從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關中爲基。力扼滎陽。而項籍以亡。入洛鳴鼓。委梁絕饜。而吳楚以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邇之攻。而遠是圖。必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勢。而偏仄弗計。要其大成。而小勝勿爭。推吾之法。可以禦敵。不惟禦敵。可以賊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撫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法。今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鄭炎震序

三衢鄭君炎震。今護漕陳公甥也。陳公將指吾閩。適盜起汀邵間。方牙孽時。州縣不之制。居數月。勢張甚。當事者。往往喜爲媒蔽。獨公與常平使者。數以實諗諸朝。語甚切。天子與大臣。始具知賊猖獗狀。於是改

命能者。付以討捕事。而禁衛士與江淮諸軍。亦次第而出。渠酋相繼請命。其負固不服者。合銳師攻之。鄭君又能以其舅氏之命。徧勞諸將。贊其籌畫。賊朝夕平。而君委之以歸。予謂昔之君子。與人同患而不尸其功。類若此。顧今汀若邵之境。釜魚穴蟻。尙有假息者。招捕使方親指賊巢。如君之材。從容幙府。正其所也。行矣。一省松楸。亟鞭馬而南。遂訖斯事。使人人稱嘆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顧不偉歟。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爲田。筆爲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爲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爲予言。烟欲浮而輕。膠欲老而微。均調揉治。不失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是直其牘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乎。雖然。是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稂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說。以告吾徒之用此墨也。

送吳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蓋謂有之矣。括蒼吳正叟。兼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云。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以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乎與哉。謂命不可移是矣。謂地爲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之所嘆惜也。正叟將爲江湖間遊。求一言

以別。於是乎書。

送南平江守序

南平故漢巴渝地。至唐猶以獠名。我朝元豐中。聲教遠浹。始卽其地置軍焉。百三十四十年間。浸以道德。薰以詩書。斌斌焉。與東西州等矣。紹定四年冬。予友江叔文。往爲之守。將行。請曰。南平地雜民夷。有赤子龍蛇之異。擾而馴之。政未易也。將何以教我。予惟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嘗令靖之永平。卽倅靖。廉白清簡。人便安之。以其治靖者治南平。直易易爾。顧弗自足而求功於余。此樂正子好善之心。孟氏所謂優於天下者也。推以治人。何鄉弗可。獨南平乎哉。然嘗竊嘆古之爲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爲吏者。驅民而狄。昔者箕子八條之化。孔子九夷之居。皆聖人事。吾不敢以律後世。若錫光任延漢守將爾。於交趾能興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不曰變戎而華乎。今之饕虐吏。羅布郡縣。細者爲蟲爲蚋。以嗜人之膚。大者爲楔偷爲鑿齒。以血人之顛。以物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蒿然。喪其樂生之志。而甘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不曰驅民而狄乎。故爲政者。厚視其人。雖戎而華可也。以薄待其人。則雖民而狄弗難矣。循其本而思之。爲吏者。不自狄其身。然後能不狄其民。蓋黷貨而忘義者。狄也。喜殺而備仁者。狄也。以中國之士夫。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狄。亦何怪其民之狄哉。予方疾當世之吏。窅吾民於狄。故因君之請。而一吐之。儻以爲然。則願風示屬縣之爲吏者。使皆懋於仁而聲於義。不亦可乎。叔文曰。然。遂書以贈。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尙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爲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爲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爲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貿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爲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爲何事。而遽安於此邪。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顯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尙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爲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脩。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復

國家圖書館



004758697

